

花城





萱草的眼泪

陈建功 隋丽君

七十年代初的一个黄昏。

太阳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球，落到遥远的林带上。

我和黎露来到养马场部西边那个狭小的房间。明天晚上，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。这儿，将是我们新婚的洞房。我们没有什么家具：一张双人床，一张小方桌，两把木椅子。再，就是我们各自从北京来时带的木箱了。说实在的，这样简单的新房是不用怎么布置的。可是黎露一定要我来。我知道她的心。

她今天显得很美，可能刚刚到乌加河畔洗过头，湿润光泽的黑发用一条手绢扎着，披洒在身后，清秀的面庞泛着皎洁的光。她从跑得汗淋淋的马上跳下来，跳到我的身前。我们两个并肩走进了已经变得昏暗的小屋。她拉着我的手，不让我开灯，紧紧地靠在我的身旁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让我先安静一会儿，好吗？……琦，我骑上马，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这儿来！……你知道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心里好象总有点怕……”我问她怕什么。她笑着把头靠在我的肩上，“也不知道怕什么。听见远处的火车一叫，我就想，哎呀，他可别赶着马群过铁路呀！……有时，突然又想，我不该忘了提醒他，别到草甸子那边去，那儿有好几个水塘……”

也许，姑娘们在结婚前夕，对自己的爱人都有这种过于敏感的担心。如果在往常，我肯定会开她的玩笑。可是今天，我没这个心思。她的痴话象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：她在多么纯真地等待着幸福。我要是把刚刚得到的消息告诉她，对于她，对于她这脆弱的神经，将是多么致命的一击啊！

刚才，我接到妈妈打来的电报，说要来看我，已经起程，明天中午就要到旗里了。按人之常情，妈妈赶在我们结婚之前到来，我应该高兴。可是，我拿着电文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，希望它不是拍给我的。我心里乱极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我和黎露结婚的事，妈妈根本不知道。因为早在一年前，妈妈就来信说，她从返京的同学那里听说了我恋爱的消息，也听说了姑娘的家庭情况。她几夜没睡着觉，心脏病又复发了。妈妈恳求我：“不要为一个女孩子断送了自己的前途，给自己招致一生的苦恼。”信写得并不严厉，是一种近乎哀求的口气。我是独子，很爱妈妈，可是我不会让步的。我知道妈妈所说的“家庭情况”是什么。黎露的爸爸解放前对人民犯了罪，一九四八年逃到国外去了。她的妈妈，一个被遗弃的女人，吞金自杀了。那年黎露才一岁。是的，她的出身糟透了。可是，难道因为这个，黎露就无权享受生活的阳光吗？妈妈哪里知道，她说的什么“苦恼”、“前途”，我并不是没想过。我的一些同伴为我“惋惜”、“遗憾”。可是，我认为自己和黎露的爱情恰恰具有向生活中的不合理挑战的意味。从我爱上黎露的第一天起，就已经拿出一个斗士的姿态站在爱情的阵地上。妈妈那些话对我有什么用呢？尽管这样，那时我还是给妈妈回了信，撒了个谎，否认了这件事。因为我不愿意拖着病体的妈妈为此受折磨，也不愿意她为此去惊动黎露（妈妈信里说了，如果我执迷不悟，她要亲自向黎露打招呼）。而我早已向黎露撒了谎，说我妈妈很同意我们的结合啊。

是的，我不仅对妈妈撒了谎，对黎露也撒了谎。我是从来没撒过谎的，何况是对我所爱的纯真的姑娘！可是，我不得不这样做了——因为我还要向她那颗爱我的，却是自卑的心作战啊！

黎露是那样软弱、自卑。她多少次对我说：“丁琦，我知道你的心。我不是木头人。我有感情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不能拖累你。我们只能做一辈子好朋友，好吗？”我告诉她，生活不会永远这样不公正地对待她这样的人的。我更告诉她，人，是应该勇敢地开拓自己生活的道路的呀！既然我爱她，我就有勇

气迎接生活的考验。她摇头，她总是默默地摇头。有时，她说：“你想得太简单了。”有时，她又说：“你妈妈也不会同意的。”就这样，我只好骗了她。为了让她相信，我还找到了一条充足的理由：我妈妈的出身也不好，她是能理解你的。

心里凄楚的人，哪怕得到一缕阳光，也会感到温暖。何况我是这样爱她。我费了这样多的口舌，这样多的心血。终于，她答应了。终于，我们明天就要结合了。谁又能想得到，在我们的幸福降临之前，命运偏偏要给我送来一封电报，要揭破我撒的谎，给我以惩罚呢！

现在，在昏暗的小屋里，黎露仍然抓着我的手，紧紧贴在我的身旁。我知道我在她心中的位置。昨天，她还写了一封信交给我寄给妈妈，说是我使她认识了生活，获得了生活的乐趣。她还说，她的爱同样全部是属于妈妈的，因为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妈妈给了她这一切。这封信当然和以前她写给妈妈的信一样，我是不会把它寄出的，现在还在我的衣袋里，就和那封刚接到的电报放在一起。我是不是应该马上拿出来，向她讲明这一切？那她会怎么样？她会怎么样啊！可是，如果现在不告诉她，留到明天，举行婚礼之前几个小时，等她见到妈妈的时候才突然明白这一切，她又会怎么样？又会怎么样啊！

“你怎么了？”黎露在轻轻摇我的手。

“哦，我……我没什么……”我这才发现自己沉默得太久了。

她拉开灯，推我坐到床上，关切地看着我：“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”

我说：“我有点儿累。”

她坐到我身边，咬着嘴唇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。

我只好打起精神笑了：“你怎么了，也不知道让我高兴高兴。”

她放心了，笑着抹了抹眼角：“你就不知

道让人家放心。我担心你病了。”说着，她按着我的肩膀：“别动！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布置咱们的家吗？”

她笑了：“不，我要送你一件礼物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好东西？”

她说：“你猜！”

我没心思想这些，敷衍她说：“我……猜不着。”

她得意地跳起来，跑到屋外。一会儿，又风也似地扑进屋来。我看见，她的怀里抱着一抱盛开的萱草花——这可能是她刚才放在马鞍后面带来的。那桔红色的萱草花拂着她的脸颊颤动，狭长的深绿色的叶子在她的怀里跳着。她冲过来，把萱草花塞到我的怀里，坐到我的身旁，俯在我耳边轻轻地说：“还记得它吗？……我们……没多少钱。我想，送给你这个最好，算我送给你的结婚纪念，好吗？……”她把手搭在我的肩头，细细拨弄着我怀里的花朵，甜甜地笑了，眼睛里仿佛闪着泪光。

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两年前，一个风雪之夜，我为寻找走失的马群迷了路，闯进了一座孤零零的蒙古包。在那孤岛般的蒙古包里，结识了这个苍白的、瘦弱的姑娘。

她竟是孤单一人。看来，她并不会烧牛粪，蒙古包里很冷，弥漫着淡淡的烟雾，使昏黄的马灯更加微弱。

她对我很好，为我端来了奶茶。可是，她忙完了就默默地坐到一旁，往火里添着牛粪干，好象她并不关心接待的是什么人，来自何方。

我开始和她谈话。问一句，她答一句。显然，她已经得了哮喘，我们的话题，常常被她剧烈的咳嗽，痛苦的喘息所打断。她按着胸，微张着嘴，不住地咳，更使我感到，她在这里生活，简直象草原上被风雪掀撕的一根小草。

我问她为什么孤单一人在这里。她说浩

特里的知青们都回北京过春节了，牧民们呢，据说都沾了“内人党”的嫌疑，集中到公社办学习班去了。

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北京过节，妈妈不想她吗？

她淡淡地笑了。嘴角向下方颤动着，带着几分苦味：“我回去干什么呢？我在哪儿都一样。没有妈妈的人在哪儿都一样的。”

……

我们就是这样相识的。她所在的浩特，离我们养马场并不远，而且都是北京来的，自然就有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之感了。来往多了，我发现，她的举止是那样令人吃惊：她仿佛总要用那单薄的身體背负生活的重压。冰天雪地里，她成为公社打井队里唯一的姑娘。北风呼啸中，她随着送马的队伍，跨冰河走荒原。她的手背总是裂着口子，皮帽上总是挂着冰巴……这和她俊俏清秀的面庞是多么不相称啊。然而这一切，她是心甘情愿地干的。她对一切无所求，甚至对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不平，她还是那样能忍辱负重。一年又一年，浩特里的知识青年们回北京的回北京，找出路的找出路，只剩她一个人了。她还是那句话：“让别人走吧，我是应该在这儿的。”那次，牧民们都推荐她上大学，可是又被公社里卡了。书记找她谈话。她说：“我应该让给别的人去。我不应该有别的想法。工农子女祖辈没有上学的机会，当然要让给他们。”……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同情的人！

我还记得那个夏末的清晨，一个偶然的机，使我们两个人可以策马漫步在乌加河畔。两侧的河岸繁草遍地，狭长的叶子，簇开的桔红色的花朵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夹着蜿蜒的河水，延伸向远方的天际。

我问她：“黎露，你知道这叫什么草？”

“萱草。”她轻声回答我，目光追逐着汨汨流水，左手甩着马缰绳，一下一下，轻轻往右手掌上抽着。

当时，望着她那忧郁不展的眉目，我的

心中突然迸发出一股早已蕴积的情感。我驱马沿着河畔狂奔，左手挽着马颈，俯下身去，掀身探海般掀着掠过的萱草花。我骑着马跑回黎露的面前，把采来的萱草花扔到她的怀里。我说：“黎露，它也叫忘忧草，送给你最合适！”

她笑了，还是那种凄然的笑。她背了蔡琰《胡笳十八拍》里的一句回答我：“对萱草兮忧不忘，弹鸣琴兮情何伤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总要愁眉苦脸！你应该做这忘忧的萱草！”

她不说话了。我看见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。我们默默地走了很久很久，终于，她勒马站住了，抚弄着手上的萱草，动感情地说：“我的名字就叫黎露，所以，说我是萱草的眼泪倒更合适……”

那正是黎明时分，河畔的萱草上一片莹莹的露水，在晨曦的映照下，泛着珠翠般的微光。黎露，黎露，才二十几岁的你，就这样看待自己的青春吗？我记得当时心里一酸，几乎激愤地喊起来：“不！黎露，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……”

她摇了摇头。又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忽然看见她的脸上爬满了泪水。“本来……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……可是，我觉得，我只能是这个样子啊！……我爱党，我想革命。我想，可能……革命的需要，我只能是这个样子吧……”说着，她的泪珠又进下来了。

那一次，她向我讲起她的一切。她告诉我，她上中学的时候，还是那样聪明、活泼。她酷爱文学，喜欢屈原、李白，又擅长绘画。她还有一副很美的歌喉，曾经在少年宫为总理表演过独唱……她虽然没有父母，可是并不感到孤独，因为同学们把她当作自己的姐妹，而那个当过老红军的校长呢，她干脆管她叫夏妈妈……生活啊，是这样美好。她最爱唱的一首歌，就是《党啊，我的母亲！》这难道不是她心里的话吗？一岁就被父母抛弃的她，难道不正是党把她抚养大的

吗？这首歌，她在晚会上不知唱过多少次，可是，她怎么能想到，因为唱了这首歌，她在文化革命初期就被人打成了“恶毒攻击党”的“狗崽子”。那些人说：“你的父母是老反革命，你怎么能把党比作你的父母！”她惊呆了，迷惘了，她心里确实把党看作自己的父母啊！也许，这是错了？更使她痛心的是，自己所敬重的老校长夏妈妈，被人斗死了，罪名里就有一条：包庇反革命子女，阶级阵线不清……她恨自己，真恨自己呀，你为什么总爱去找夏妈妈！你害了她呀！……从此，她变得那样孤独。她也曾不平，也曾愤懑，可是她又时时用阶级根源来检查自己，因为，那个最可敬的夏妈妈，也总是这样教育她的。夏妈妈临死前，还偷偷托人送来了条子：“孩子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，你不要走向反面啊！记住：要相信党，相信毛主席，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出身。千万，千万不要走向革命的反面啊！”所以，她虽然想过，也许，这样待我太不公平了？可是，她总是对自己说：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矫枉过正啊。她想加入共青团，也想到文艺宣传队去唱呀跳呀，也想上大学深造，可是，那多难啊。她也曾为此苦恼，可她又想，也许，革命真的需要巩固工农兵的地位，而文化革命前对我这样的人毕竟是太好了，为了中国不改变颜色，对我们压一压也是应该的吧。她不再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她只想老老实实干些活儿，赎回她爸爸欠下人民的孽债。她也不再想亲近任何人，她为什么要断送别人的幸福、前途，象断送夏妈妈那样？……

当时，听着她说的一切，我的心在怦怦地跳。我惊恐地发现了，生活竟有这样一隅，造就了这样一种人。我又感到这样凄然。我的性格是很坚强的，可是我觉得我真惨、真惨。一个人受到歧视、压迫，这已经够惨了吧，可是她甘心俯首听任这一切，而且还认为自己理应在歧视的目光下干最苦的活

儿，理应享受最低待遇！我进着泪花向她喊：“黎露，你错了！你错了！你父亲的罪过，该你来赎吗？你应该有你的生活！你的快乐……”

她还是摇头，然后竟低低地啜泣起来。

我们的爱情生活可以说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我并不自私。我不是从这一天起就想得到她。开始，仅仅是一种同情心所驱使，一种愿意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愿望。我要用我的性格感染她，用我的热情温暖她。一个人地位低下并不可悲，可悲的是思想的自卑啊！我告诉她，马克思是怎样说的，列宁是怎样说的，毛主席又是怎样说的。我告诉她，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……我讲的话都是火，是从我心中喷发的火啊！她每次都在倾听、默许，也常常向我发问。渐渐的，我发现自己爱上她了。她是那样善良、纯洁，她也有一颗希望大家都生活得更和谐、更美好的心。也许因为自身的遭遇吧，她的希望比我的更热烈，更纯真。她说为了别人幸福，她可以平平静静地去死！她是那样尊敬我，我从她那闪光的眸子里，也看见了那颗燃烧的心。

有人讲过，爱，如果完全献给了对方，会给爱情带来无数的曲折和痛苦。过去，我不理解这句话。现在，我理解了。当我把爱情向她倾诉的时候，她哭了。她说她不爱我，不爱我，一千个不爱我。我说：“不，我知道你的心！你连自己爱的权利都不敢要吗？”她不得不又讲起夏妈妈，说她不能害我也走这条路。她愿意把她的爱藏在心里，为我一辈子祝福。是的，这是她的真心话，我的眼睛没有看错。可是，我能舍开她吗？我知道，只有我和她结合，才能给她幸福、乐趣。我们都是为了对方生活得更好，可是，一个要离，一个要合，该是多么痛苦的事。爱情，理应是甜蜜的，可是我们之间，爱情越深，痛苦越剧。就这样，我们在痛苦中过去了两年。也许因为我的熏染使她坚

强起来了，使她勇敢地迎接自己应得的幸福了？也许因为我假造的妈妈的信给了她信心、勇气？不管怎样，我毕竟激动地迎来了她要和我结婚的允诺。黎露，她那瘦削的脸庞开始丰满了，润泽了。失神的眸子有了光芒。曾经自命为“萱草的眼泪”的她，终于揩干了泪水，把萱草作为赠我的纪念物了。而我送给她的结婚纪念物是什么？是这封电报？是向她揭穿一个虚假的慰藉？

借着昏暗的灯光，我抚弄着一朵朵盛开的萱草花，思忖着怎样向她开口。说实在的，我很难摸透她那颗细腻复杂的心。我不知道，她明白一切真相以后，会不会把那颗刚刚温暖的心重新浸入自卑的冰水中，使她又讲出“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”之类的话。但愿她能挺起胸，迎接生活的考验。

我久久注视着她的眼睛，把她的手拉到我的胸前：“小露，你不再是萱草的眼泪了吧？……”

她垂下眼睑，抿着红润的嘴唇，“唔”了一声，幸福地微笑了。

我说：“草原上的草都是经冬又发的。你也应该是生活的斗士。”

她笑着摇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轻声说：“……我只是因为有你。”

这是她的真心话。在这真心话面前，我怎样向她开口？

她开始问我今天为什么默默无言。如果不是身体不好，是不是和人家生气了，还是有什么为难的事。最后，她摇着我的臂膀，说既然什么事也没有，就要给她讲故事，还指定要讲爱情故事，作为对她赠我萱草的回赠。

我过去常常给她讲故事的。我没有口才，却有激情。我喜欢用故事阐发一个道理，鼓舞她，征服她。她总是闪着眼睛，盯着我，那神情希望我讲得更多更多。也许，这次，我应该先讲个故事启发她，使她更强些，更自信些，然后，我再把一切告诉

她。这样，她也许可以冷静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。

我开始给她讲“吴王小女”的故事，这是关于吴王夫差的女儿和青年韩重恋爱的传说，是个青年男女忠贞不渝反抗专制压迫的悲剧。我还没讲一半，黎露就捂我的嘴。她撅着嘴喊：“好不好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！讲这么一个破故事！…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！重讲一个好的……”

我默默地看着她。她那淡淡的眉毛渐渐蹙起来，开始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。

我只好重新给她讲一个轻松的爱情故事。可是，我讲得那样心不在焉，枯燥无味。讲了几句，我不讲了。我说要给她讲威廉·夏柏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讲的是十九世纪英国甘莱郡青年威廉·夏柏和一个姑娘相爱，姑娘的父亲不准，而姑娘又不忍心告诉爱人。就这样，威廉和姑娘把结婚的日期商定了。那天，威廉穿着结婚礼服，到礼拜堂等候。谁料姑娘被她的父亲禁闭，致使威廉空等。威廉从此万念俱灰，离群独处，一连四十九年没和人讲过一句话。七十九岁时，他死了。他连遗言也没留下一句……

我讲完了这个故事，开始嘲笑威廉的无能，嘲笑他为什么那样消极，为什么不和那个姑娘一起抗争，去赢得幸福……我讲啊讲啊，我觉得自己的心在颤抖：黎露啊，这些话，你听进去了吗？你不会象威廉·夏柏，选择一个终身的悲剧吧？我开始偷偷注意她的眼睛。我看见她的眼睛里仿佛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渐渐的，眼睛里闪出了紧张的光。她在盯着我的嘴，好象唯恐我会说出什么话来。而我，我怎么把那一切讲出来啊。

“丁琦！”她抓住了我的手。“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！你……你告诉我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没出什么事吧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有什么瞒着我。你不敢说。你一直

在有心事。你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。不是象威廉那样的事吧……”她抓着我的手使劲摇着。我感觉出了她心灵的颤抖。

“没什么事。没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我安慰她。

“快告诉我吧，快告诉我吧！我不怕，我什么也不怕！……”豆大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下来。

这是一次多困难的谈话啊。我把妈妈的电报拿出来，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了她。不等她反应，我又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很多。我说这不算什么，我可以等妈妈来了以后说服她，明天的婚礼还是要举行的。我还说我们的爱情生活是这样曲折，正应了歌德所说：不曲折无爱情。只要我们勇敢地追求，幸福是不难取得的……我心里没有底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动她的心，阻止她作出可悲的决定。所以，我讲得很多，没有条理，又没有中心。她的表情那样木然，好象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我不再说了。

多难忍的沉寂。窗外，夜风吹得草木沙沙地响。屋里，只听得见黎露手里那张电报纸窸窣响着。

我以为她会流下伤心的泪。可是，我错了。她的眼睛里变得一滴泪也没有，只是脸色很苍白。她在咬嘴唇。

沉默了很久，她用一种很平静的声调缓缓地说：“本来我就一直怀疑，幸福对于我，是不是来得太容易了……”

我打断她：“不，不，只要你不动摇，你什么也不用管，我会处理这一切的。我们会有幸福的！”

她在轻轻地摇头：“不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不配你，一直怕我影响你的前途……我真傻，也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你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后悔了吗？”

她又摇摇头。她深情地注视着我。终于，她捂着脸，呜呜地哭了。她哽咽地说：“你为我会挨妈妈骂的……丁琦，你为了我，

两头为难，你多难啊。……我谢谢你，你给了我两年幸福，这就够了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……你别管我。你为我的牺牲够大了，我不能再让你为我牺牲……我真谢谢你妈妈，她提醒了我。丁琦，走你自己的路吧，我一辈子为你祝福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了。靠我的力量，要点燃她那颗冰冷的心，多难啊。黎露啊，她不还是两年前的她吗！如果我未曾爱她，让她象两年前那样生活下去，也许她受到的痛苦比现在还少些。我对她的爱落到这致命的一击上，会给她伤痕累累的心上又添创伤啊。

我心里一酸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。

黎露渐渐抬起头，用手绢给我擦着泪水。她劝我说：“别这样，好吗？你别为我伤心。你越这样，我越难过。……我会很好地生活的。你对我说的那些，我都记住了，我照你的办。你别伤心，好吗？我没什么，无非还是象过去那样……”

我哭得更伤心了。

她继续安慰我，说宽心话。她说现在我们分开是痛苦一些，可是慢慢会好的。如果我们一定结合，也许要害我一辈子。她已经害了夏妈妈，不能再害我了……

我向她喊起来：“你以为这是救了我吗？我会伤心一辈子的！你也会伤心一辈子！既然我们谁也不愿分开，为什么要自寻烦恼，演出一场悲剧！……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们两个都可以得到幸福！这并不难！并不难啊！”

她又哭了，趴在我的肩头，痛苦地饮泣：“你不知道我会给你带来什么……你是党员，你有你的前途……我多难啊！……你还不理解我的心……”

我理解她的心。我当然理解她那颗被扭曲的心！可是，我又一次感到自己力量的单薄。我读过不少书，马克思的，列宁的，罗素的，卜伽丘的……可是，对这样一颗被扭曲的心，我的力量上哪儿去了呢！

我向她表白：我什么也不怕！我说我愿

意和她在这草原上放牧一辈子。我说我准备接受无数次政治运动的冲击。我说……我说了很多、很多，她摇头，她还是象以前那样默默地摇头。最后，她挣开我的手，站在我身前，哭着说：“丁琦，你别说了！我爱你！为了你，我宁肯去死！……可是，你……你饶了我吧！”她捂着脸，带着哭声冲出了门外。

我愣了。追出门时，她已经骑上马，狂奔着消失在夜幕里。

“得得”的马蹄声在静谧的草原上空回荡。我追着那最后的声响，拚命地跑呀跑呀。黎露啊，你要干什么去？你要干什么去啊！我忘了我是在步行，也忘了黎露住在二十里外的浩特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她住的地方跑着。

我跑不动了，扑在草地上。稍有凉意的草贴着我滚烫的脸颊，这也平息不了我的要爆炸的心！我翻身仰望天空，喘着气，流着泪，让凉风从我胸上流过……渐渐的，我冷静下来。

我问自己：两年来，你是不是一直在干着一件傻事？是不是因为沉溺于爱情才带来这样的痛苦？我否定了这一切。如果有人非难我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痴情的青年自寻烦恼的话，我只能向他的麻木报以怜悯的笑！人们啊，生活，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！革命，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！人的灵魂，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！难道你们还感觉不到吗？如果生活仅仅折磨了我这个“痴情者”，那么，为什么慈祥的夏妈妈（虽然我没见过她）也成了“包庇反革命崽子”的“走资派”，倒在自己出生入死解放了的土地上？为什么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丧失了爱党的权利，不能唱出“党啊，我的母亲”这样的心声？这是革命吗？这就是革命吗？！鲁迅说得多好：“革命并非叫人死，而是叫人活的。”是谁，把我们生气勃勃的生活歪曲成这般模样啊！革命，这美好的，给千百万人带来自信、骄傲、勇气的革命呀，被谁歪曲成这般模样！生活不

该是这个样子的！革命不该是这个样子的！生活，应该允许每一个人尽情贡献他的聪明、才智。革命，应该让每一个信仰者自豪地献出自己的一切！……我在草原上狂奔。我浑身滚烫，象是立即要变成一团火。我几乎要向着茫茫草原呐喊，喊出我的不平，我的积郁，我的苦闷……

我在草原上呆了一夜。我曾经到黎露的蒙古包外喊她，回答我的是一片静寂。我又在草原上徘徊，还是没找到她。精疲力竭的我在草地上躺下来。恍恍惚惚中，我觉得自己和黎露正纵马奔驰在草原上，她的马在前面跑啊跑啊，我的马在后面追啊追啊。我精疲力尽了，可是她还在跑着。她是那样欢乐，乌黑的头发飘拂在身后，闪闪的水晶般的眸子、皓洁的牙齿，滴滴的笑声……终于，我追上她了。她哪在笑！她的脸上爬满了泪痕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摇头，总是摇头。我追问她，她说她累极了，她要死了……我的心一阵狂跳，打了个寒战，我醒了，额头上、衣服上落着冰凉的露水，黎明已经降临了。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又跑到黎露的住处。有人说她刚刚骑着马放牧去了。这时候，我的心仿佛才平静了一些。

梦，难道真可以告人不祥吗？我真后悔，当时我为什么不骑一匹马追去牧场找她！如果我知道她真的会因为我去死，我怎么样也要忍着最大的痛苦去告诉她；我答应了她，和她解除婚约。免得她用死来决绝我呀！黎露啊，你怎么能死？怎么能死？

她死了。她真的死了。

中午的时候，和黎露一起放牧的乌云其格哭着撞进我的屋门，把消息告诉了我。我几乎昏倒在地上。我想往出事的地方跑，可是，双腿迈不开。黎露，你真的死了？你为什么死啊！……

“黎露啊！……”我大叫着，冲出门外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乌云其格告诉我，黎露是为了抢救一列客车牺牲的。马群过铁路的时候，遇到列车开来，黎露赶开惊呆在铁道上的马匹，被火车撞死了。乌云其格哭着对我说，“可是……她可以不死的，可以不死的呀！……推开了马，火车离她还有十几步远，她还看了火车一眼，不知为什么，却象挨了一棍子，呆在那里……我喊她：跳呀！跳呀！她脚下就象踩着棉花，绊倒在铁路上……她一定是吓呆了，一定是吓呆了呀！……”

黎露啊，是的，别人会以为你是吓呆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呆在那里，为什么象挨了一棍子，只有我知道啊！

现在，正是中午一点多钟，这个时候开过草原的列车，就是那列由北京开往银川的169次，就是妈妈电报上写的169次啊！黎露啊，也许，你并没有想到死，可是，列车突然映入了你的眼帘，撞开了你心头悲哀的闸门，冲走了你最后一跃的力量……也许，你想到了死，你想到了“赎罪”，你想到了“为了丁琦”……如果是这样，你是多糊涂！多糊涂呀！……

一整天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。闭上眼睛，好象还和黎露在那昏暗的小房里。她偎在我身旁，诉说她听到火车笛叫时对我的担心。又好象和她漫步草原上，她对我说：“为了别人活得更好，我会平平静静地死去。”这一切，又总被她那哭声淹没：“我爱你，丁琦！为了你，我宁可去死！……你饶了我吧！……”我迷迷惘惘地走着，撞进了一间小屋。我看见双人床上那一束萱草花，才明白我回到了我们的新房。

萱草花并没有枯萎，是的，它还没有枯萎。

我昏昏然伏在床上，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。我被人叫醒，发现屋里的灯已经亮了。是妈妈站在我面前。

我坐起来，冷冷地看着她。我觉得脑袋很沉，站在面前的妈妈显得那样陌生。

“琦儿，你怎么了？”是妈妈在问我。

我什么话也没说。

妈妈问我，是不是没等着火车，着急了。她告诉我，因为火车在路上出了事，误点了，所以耽误了来养马场的班车，现在才赶到。然后，她一边解着手提包，一边讲起火车怎样险些撞上马群，幸亏一个姑娘舍身抢救，才免于事故……

天哪！命运偏偏要没完没了地来折磨我吗？我这本来已经颤抖得麻木了的神经，又痛苦地颤抖起来。我强压着满腔的愤怒，说：“您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啊？”妈妈惊异地瞥了我一眼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坐到床上，久久端详着我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我要疯了！”我说。

沉默。

妈妈又问：“你怎么这样？……琦儿，我老远跑来，你就这样对待我吗？……”

我高声喊道：“你是怎么对待你儿子的！你给我带来了什么！”

“你……”妈妈仿佛受了一击，靠在床栏板上，嘴唇翕动着。“……我不是找你吵架来了……本来，我想慢慢再跟你谈，可是你……你变得这样……为了一个姑娘！……”

“为了黎露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！怎么样！……”我真的要疯了。

“你骗了我一年，你还想再骗我吗？你骗不了！”妈妈脸上的肌肉在颤抖。“你的翅膀硬了，能飞了，不听劝了，你毁了你自已啊！……你的姥爷是地主，可是你，你总算入党了，总算把咱家的黑锅卸下来了，可是你为什么……你想让我下了黄土还为子孙后代担心吗？……你迷了心窍了。这是你结婚的洞房吧？不行！我千里迢迢跑来为什么？有我在，你这个婚就结不成！……”

我笑了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大笑起来。我这才知道，人在辛酸之极的时候，是会笑的呀！天哪！这笑声是那样可怕，我

自己都怀疑，它是不是我发出来的。我又觉得，我是在一边流泪一边笑，而泪里好象还有血。

“别吵了，”我说，“别吵了。你不用担心了。你何必说得这么多？在儿子面前显得这么庸俗。你不用担心了，她已经死了……”

妈妈愕然地看着我。

我告诉她：就在今天中午，就是那列火车，就是那群马……

我们谁也没有什么话说了。

我闭上眼睛靠在床上，隐约听见妈妈在那边啜泣。

我说：“你有什么可伤心的！你应该高兴才是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她抬起头，用红肿的眼睛盯着我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杀人凶手吗？我是吗！”

“可是你都干了些什么！你为什么耍拆散我们！想想你自己吧，你的出身怎么样？可是你不热爱共产党吗？你不热爱社会主义吗？你也有文化，你也受党的教育，别人歧视她，你为什么不理解她！为什么不理解她！……”我哭了。我向她喊。

妈妈又把脸埋进双掌里。她的身子一下一下地抽动。她用嘶哑的声音说：“……可是又有谁能理解我？琦儿，又有谁能理解你妈妈啊！……”妈妈在哽咽，她断断续续地说着，“……二十几年啊，我为革命做了什么？我为社会主义做了什么？可是这几年，我的辛酸谁知道！……‘臭老九’……再加上一个‘黑锅’，‘黑锅’，你知道吗？我每画一张图纸都要掂掂分量，怕人说我是阶级报复！……我有多少新方案不敢拿出来，怕万一出差错被打成反革命！我不能让我的子孙后代再这样了，不能了！……我的心思，谁理解？谁理解啊！……”

妈妈，生活多可怕啊。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因为虐待了一只小猫，曾经挨过你的批评。你告诉我：“小猫也疼的，也有妈妈，要

爱它们。”上学了，班里有的同学生活困难，我无意中说了某某穿得破，你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有的人穿得很破，灵魂却很高尚；有的人穿得很好，人格却很卑贱。可不能以衣着看人啊！”当我把他们领到家里来作客时，你多高兴啊。你对他们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帮助你们的，丁琦的小人书都是你们的……”妈妈呀，说真的，这两年我有点恨你，我甚至心里曾经诅咒过你“伪善”，可是，现在我只能说，生活多可怕呀。眼前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的老人，就是我年仅五十的妈妈吗？妈妈呀，五、六年前，你还那样壮健、爽朗，你完成过多少重大的工程设计，你也曾出席过群英会，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、尊重。那时，你的心灵是那样美好，可是，这几年，你变了，从外貌到心灵，变成这个样子了呀！可是，我不恨你了，真的，妈妈，我不恨你了，原谅儿子吧！

我哭着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您别伤心了，是我不好，……都是我不好！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”妈妈闭起失神的眼睛，摇着花白的头，呐呐地说：“……琦儿，是妈妈不

好。真的，是妈妈不好！……我一直教你这样做人的呀……你别学我，别丢了人最宝贵的东西……千万啊……”她又哭了起来。

送妈妈去休息了。我又回到了我的新房。

如果黎露活着，现在我们的婚礼恐怕要结束了。我们将幸福地坐在这里。可是如今，陪伴我的，只有这一束萱草花了。

我又想，即使黎露能够和我坐在这里吧，她心底那痛苦的瘢痕可以愈合吗？还有妈妈，还有九泉之下的夏妈妈，还有千千万万、各色各样的人们，他们，由于革命的被歪曲、生活的被歪曲，心底埋下了多少隐衷，留下了多少瘢痕，甚至他们纯洁的美好的灵魂也被扭曲了呀！

我开始明白我应该干什么。

清晨，我抱着黎露给我留下的萱草花，走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。晨曦中，露珠泛着一片莹莹的光。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初稿于林园

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修改于林园



沧海横流

——记战斗英雄韦学锋

冯 地



拳头什么时候打出去

二月十九日清晨，解放军某部四连正在通往越南高平市的四号公路上急速挺进。据上级通报，一支友邻部队已经在他们前头占领了距高平只有两公里的重镇纳菲，这一带无重大敌情。

这是一个黯淡的早晨。天空布满破絮般的灰白相间的云块，山岭、峡谷和村庄一起被裹在银灰色的浓雾中。一团团乳白色的雾，象烟一样缓缓从峡谷中飘出，飘落田野，飘上公路，缭绕在战士们中间，扰乱行军序列。

在四连队伍后尾，一个肩挎冲锋枪的战士不时从雾中钻出，站立路边，看着全部队伍过完，自己再匆匆赶上去。他便是九班长韦学锋。他的班现在正担任全连后卫警戒班。

撩开他跟前的雾幕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中等身材，浓眉俊眼，被雾气打湿的军装紧紧包住两肩隆起的肌肉，给人一种英武、强悍的印象，微微突起的颧骨和那双严厉而机警的大眼睛，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稳重和老练。

韦学锋在队伍后尾松一阵紧一阵的走着，一会儿狠狠一脚把路上的石头踢下山涧，一会儿粗声粗气地提醒大家：“注意左侧山头。”“注意右侧村庄。”一般人也许会以为他在尽自己的后卫职责，只有九班战士才知道他们班长心中的烦躁和苦恼。

自卫还击战打响前，连长曾公开宣布，哪个班战斗技术最过硬，就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。四连是上级指定的穿插尖刀连，尖刀连的刀尖自然是尖刀班罗。出发之前，为了争夺这一最艰巨的任务，韦学锋找连长指导员磨罢嘴皮子，便把劲头都用在抓本班临战训练上。九班军事技术底子原来就不差，经过这一番努力，用调皮鬼小高的话说：“我们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”谁料出发前一编队，九班是后卫警戒班，成了全连最后一位，甚至还排在炊事班、救护组后面。不用说，全班吵炸了锅。韦学锋对全班说：“服从命令！”自己却一抬脚跑到了连部。指导员望着这位激动的班长笑呵呵地说：“你懂得打拳吗？高明的拳师总是把他最狠的一拳留在关键时刻用。要你们当这只拳头，还有意见吗？”韦学锋会意地笑了一下，带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指导员。

班长找指导员这段小插曲，九班战士并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这位年轻的班长严厉而又好强，他不会甘心自己成为“殿后将军”的。他们猜想班长一定为本班当不上尖刀班而苦恼呢。你瞧昨天下午，他们班奉命占领公路右侧一个山头，由于未发现敌情，向山上运动时，全班一窝蜂似的跟在班长后面，班长一回头就火了，“还要不要命？散开！你们啊，就凭这个战术动作，能当尖刀班？！”好一顿措。老实说，九班战士有些“怕”这位火爆爆的班长，但又从心里喜欢他。年轻人谁不好强啊，要是跟着一个三棍打不出个屁的班长，那才没意思呢。

不过，战士们哪里想到，班长现在正焦急不安：他们这只拳头什么时候打出去。

自从反击的炮声打响后，韦学锋的心就随着呼啸的炮弹，飞到了与敌厮杀的前沿，他渴望着战斗——为了人类的正义！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！为了边境上无辜流血的父老兄妹，和那些扶老携幼被残暴地驱赶回国的华侨同胞！他渴望着亲手去惩罚那些忘恩负义、狂妄自大的强盗，渴望着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功勋。军人的责任感象火一样在他心中燃烧，使他神经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。

他所在的部队担负穿插作战任务。兄弟部队为他们撕开了突破口，兄弟部队在用生命和鲜血为他们打通道路。而他们还一直未与敌人交手。韦学锋把钢枪的木颈一次又一次握出了汗，他怎能不急呢？看别人打仗自己捞不上，真比什么都难受。

“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！”

上午九点，四连来到了博山山口。从军用地图上看，这里距高平市只有八公里。这时，头顶出现了淡蓝色的天空，太阳露脸了，在明晃晃的阳光照射下，大雾从山谷中逃上了山顶，又和白云汇合在一起，向遥远的天边飘去。整个博山赫然暴露在我军面前。

如果要形容一下，博山地形就象一个剖

开的葫芦横着放倒在公路上。路左侧由缓而陡的大山头，好比葫芦底那一半，路右侧先陡而后缓的圆山包，活象葫芦帽。一条公路恰好卡在葫芦颈中。整个葫芦山上怪石林立，灌木丛生，荒草满地，阴森森、凄凉凉，有军事眼光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是兵家所忌之地。当尖兵班在公路上出现时，周围山上出奇的平静，没有冷枪，也没有战斗留下的痕迹。随尖兵班前进的邱连长尽管看到了上级通报，还是对这座险要的“葫芦关”发生了怀疑。“调九班上来，加强两翼警戒，保障主力通过。”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。

命令传到九班，韦学锋一挥手：“九班跟我来！”说着，便带领全班象一群小老虎似的向前扑去。全班很快赶上了连主力。指导员站在路边说：“九班长，这下看你们的了。”韦学锋明白指导员的意思，点了点头，又对全班一挥手：“上！”不一会，他们已经赶上了尖刀班，超过了尖刀班。

九班必须按连长的意图控制一个制高点。就在九班接近公路右侧被称作“葫芦帽”的圆山头脚下时，韦学锋发现路左侧的山上有人在活动。没容他作出判断，哒哒哒……一长串子弹向他们打来。韦学锋大叫一声“卧倒”，就地一滚，滚进了公路右边一条尺把深的小水沟。就在这同一瞬间，周围山上十几挺轻重机枪一起狂叫起来，子弹刮风似的往下落，打得小水沟上的石块火星乱迸、尘飞土扬。韦学锋全身紧贴着沟底，心里想，糟糕，被伏击啦。他微微侧起身子向后望去，看见全班都安然无恙地伏在沟里，感到一阵宽慰。“好小子，这个动作都可以打五分。”他心里暗暗说。他试着抬起头来观察一下敌情，立即招来一串子弹。不妙，被盯死在这里了。他揣摩了一下地形：对右侧山头的敌人，这里是死角；对左侧山头的敌人，小小的水沟也形成了死角。还好，趴在这里是安全的。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时，打到他们身边的子弹渐渐稀疏了，身后的枪声却

越来越激烈。连队怎么样了？韦学锋的心猛

的收紧了。他估计了一下，连主力虽然在他们后面二百多米的位置，可是那里路两边都是光溜溜的稻田地，现在刚好遭到敌人三面火力夹击。不行，不能让连主力挨打，我们应该主动出击！韦学锋本能地这样想。他考虑了一下，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是抢占路右侧山头的一条山腿，压制左面的敌人。但他知道这样一来，全班就会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挨打，这与其说是压制敌人，不如说用身体吸引敌人的子弹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这样了，他狠了狠心，一边想着，一边顺着水沟向后匍匐，靠拢班里的战士。

“班长，连主力挨打了。”“班长，打出去吧！”靠近他的几个战士都向他喊着。韦学锋心里一热，他知道一声令下，就是要这些战士去堵敌人的枪口，他们也不会犹豫。可是他必须对自己那一声命令负责任。犹豫了片刻，军人的气质还是使他坚定起来，他再次狠了狠心，向全班喊道：“同志们，为了掩护连主力，我的枪一响，一、二小组跟我抢占路右侧山腿，三小组掩护，向路左侧出击。”说完，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大吼一声：“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！”于是，他从水沟中一跃而起，端起枪向山头上的敌人猛扫，全班也同时跃起，边打边向前冲。这一打，敌人有点乱了，慌忙掉转枪口向九班打来。

韦学锋一会儿跃进，一会儿卧倒，三攀两跳，很快就爬上了路右侧小山。这是从“葫芦帽”向北沿伸下来的一条山腿，正好避开了山顶敌军火力。韦学锋发现不远的山坡上有几段新挖的壕沟，每段约两米长，不到一米深。看样子敌人正在这里加修工事，战斗打响后跑了。他心里大喜，急忙跳进去。这时一、二小组五名战士都来到了，韦学锋指挥大家进入壕沟，把机枪安放在身边，狠狠地说：“打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。”全部火力一起向路对面山上敌人压过去。敌人放弃这条山腿显然是一次失算。从这里看出

去，隐蔽得很巧妙的对面山脚下的敌人堑壕、火力点、掩蔽部，一起暴露在九班枪口下。韦学锋他们一开始就打得痛快，把复仇的子弹尽情向敌人头上倾泻，完全忘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。敌人一挺机枪哑了，又一挺机枪不叫了，许多人被打得龟缩到堑壕里不敢抬头。

好一阵子，敌人的指挥官才发现扎在他们背上的这根“刺”。敌人发疯了，集中了正面、后面、侧面山头的火力一起向九班打来，子弹象一把把沙子撒在阵地上，把周围的小草和灌木丛打得稀烂。机枪副射手中弹牺牲了。又有一个战士中弹负伤了。向对面山头出击的三个战士，也有两个已经在稻田里倒下。战友的伤亡象一根根钢针刺进韦学锋心里，他脸上的肌肉由于痛苦而可怕地抽动着，两只眼睛象要喷出火来。他边打边喊：“同志们，反正撤不了啦，不死就和他们拚，为战友报仇！”战士们也边打边喊：“班长，放心吧，保证不亏本！”“九班没有狗熊！”“打剩一个人也决不后退！”

战士们这一喊，倒使韦学锋冷静了一些，从枪声中他知道连主力已不再受敌人威胁，一定是暂时撤出了战斗。现在他们班成了敌人主要目标，狂怒的敌人似乎想一举吃掉他们班。做梦！他心里在轻蔑地说。一个念头同时在他心中闪过：不能死拚了，应该让同志们突出去。他爬到机枪手韦善云面前说：“大个，你看，这山下边就是那条水沟，等会我一打枪，你立即带大家往山下撤，滚下去，沿着水沟向后……”韦善云明白了班长的意思，急忙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不，你是班长，你带全班撤，我掩护。”韦学锋平静地说：“别争啦，我是党员，撤退时岗位在最后。如果我回不去，你把这里敌情详细向连里报告，告诉指导员，就说我们班没有怕死的！”说完，他对每个战士深情地望了一眼，独自向山腿另一端爬去。

冲锋枪在山那边怒吼起来，吸引了敌人

注意力。韦善云大喊一声：“看我的动作，撤！”带着三名战士向山下滚去。

韦学锋一连打完了三匣子弹，转过头，只见韦善云和一名战士已经撤到了山下。他自己正想走，忽见山坡的低洼处还有两个人，急忙爬过去一看，原来新战士高春海负伤了，两发子弹从背上打进，贯穿前胸。另一个战士刘汉朝正趴在小高身上给他包扎。“小高，小高！”韦学锋扑过去，大声呼叫着，许久，小高才微微睁开眼睛，嘴巴动了动，声音很微弱地吐出几个字：“班——长——报——仇！”说着眼睛一闭，停止了呼吸。

韦学锋双手搂着小高还微微温热的身体，这个刚强的男子汉落泪了。眼泪，象晶莹的珠子，一颗一颗的滚落在小高白纸一样平静的脸上。就是这个入伍才三个月的小战士，两天前曾交给他一张字条和三角钱，带着孩子的天真和纯朴对他说：“班长，我一定不怕死。要是我牺牲了，请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吧，这是我第一次党费。”

旧恨未平，新仇又起。韦学锋的心被痛苦碾碎了！胸膛被仇恨填满了！从这里撤走的念头已完全从他心里打消，这时他唯有一个渴望，就是报仇！报仇！他从背囊里拿出一张绿色的尼龙床单盖住小高的遗体，端起枪就寻找敌人，这时才忽然想到刘汉朝还在身边。“赶快撤，我掩护你！”他厉声对刘汉朝说。他希望多一个战友脱离险境。

“要死死在一块，不能留下你一个人。”

“这是命令！”

“不，我不走！”刘汉朝回答得很坚决。韦学锋一时无可奈何，便说：“那好，先帮我压子弹，不准抬头。”韦学锋向敌人打了一阵枪，见小刘已经压满了三匣子弹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清楚这一带敌人的火力点吗？”

“清楚！”小刘回答。

“那很好，”韦学锋舔了一下干涸的嘴唇，威严地说，“刘汉朝同志，我命令你立即突出去，把这一带火力点情况报告上级。明白没

有？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刘汉朝眼泪直往下掉，哭着说：“班长，你也走啊，要撤我们一起撤。”

子弹嗖嗖地他们在他们身边直叫，韦学锋知道敌人已注意他们，情况十分危急了。他知道现在只有引开敌人子弹，才能保证小刘顺利突出去。冲出去，再一次向死神挑战！韦学锋心里没有丝毫的惧怕和犹豫。虽然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方才二十个春秋，人生对他还太短促，生命在他十分宝贵，可是他清楚地记得，刘胡兰十五岁牺牲在敌人铡刀下，董存瑞十八岁舍身炸敌堡，雷锋的生命也只有二十二个春秋，所有这些英雄的故事已经溶化在他思想中，成为他思想和行动的准则。只要能让战友活着，韦学锋哪怕死一百回也心甘情愿。现在他气恼的是，小刘不愿意走。韦学锋发火了，他用脚猛向后蹬刘汉朝，大声吼道：“刘汉朝同志！刘汉朝同志！刘汉朝同——志！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再不服从命令，我就……”他使劲把后面半截话咽了下去，一猫腰蹿出洼地，边打枪边向右边跑去。

刘汉朝懂得这是班长专门引开敌人火力，让自己撤退，他没有再犹豫，也顾不上抹去满脸泪水，朝山下滚去。等他到了山脚下再回头看时，班长没有了，不一会，敌人向山上的射击也停了下来。“班长牺牲啦！”刘汉朝一激动，真想冲上山去，这时班长那严厉的目光在他眼前一闪，仿佛对他说：“服从命令！”他踌躇了，难过得趴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。

四连主力从博山撤出战斗后，按上级命令隐蔽在离博山两公里处的山沟里。全连的心一直被博山方向的枪声牵动着，战友们都在惦记着为掩护全连而陷入敌人重围的九班。

当刘汉朝回到连队，把班长掩护全班壮烈牺牲的消息报告上级，连一向稳重沉着的

指导员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他摇着刘汉朝的肩膀说：“这是真的？你亲眼看到的？”小刘“嗯”了一声，又呜呜咽咽的抽泣起来。

天真与刚毅

刘汉朝流着眼泪向战友们详细讲述战斗经过，大家屏住呼吸静静的听，林中的鸟儿不啼了，山泉不响了，风儿也收住了脚步。指导员的眼睛早已被大滴大滴的泪水模糊了，蒙眬泪眼中，韦学锋好似走到了他的面前。

首先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新兵，穿着略显肥大的军装，脸上带着藏不住的兴奋。那是两年前，凤凰树刚吐绿，英雄花正火红。韦学锋光荣入伍，来到了祖国南疆。这位河南大平原上生长的年青人多高兴啊！他望着青翠的山岗笑，望着碧绿的溪水笑，望着不相识的战友笑，笑得那样幸福而甜美。

可是，有一天，当指导员带着新战友们从连队荣誉室出来，忽然发现新兵不笑了，天真活泼的脸膛一下子变得严肃又正经。善于洞察人们心灵的指导员呵，你可猜中了新兵的心事？谁都有过那个时代——幼稚的童年，那时幻想就象带翅膀的鸟儿一样载着你到处翱翔，我们新兵的童年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自己成了一名英雄，他更热衷于模仿心目中的英雄，村里的孩子们玩打仗游戏，他总是当李向阳、杨子荣，挥舞着“手枪”和“战刀”，噼噼叭叭把“坏蛋”打得大败而逃。当他开始探索人生道路时，因为没有生在董存瑞、黄继光那个时代而深感苦恼。今天，“突破三八线尖刀连”，追击英雄，搏斗英雄……光辉的连史象一轮耀眼的光环在新兵眼前旋转，少年时代埋藏在心底的美好憧憬一下子全部苏醒了，新兵激动而又怯生生地问指导员：“我们能打上仗吗？能当英雄吗？”指导员这下一切都明白了，他把新兵拉到一幅世界地图前面边指点边说：“瞧，北边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边界上摆了几十个师，想咬我们这块肥肉呢。南边，有人

霸占了我们的南沙群岛，据说近来边界上也经常有人闹事，安宁不下啊。我们作为祖国的卫士，要提高警惕，练好本事，一旦祖国召唤，就奔赴杀敌战场，保卫祖国疆土，为人民建立功勋。”新兵默默的点着头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仿佛在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在日记本上端端正正的写道：“为了保卫祖国，从现在起就开始准备。”

指导员眼前的小新兵渐渐被一位英姿勃勃的年青军人所代替：他勤奋好学，上进心强，入伍半年就被送到了军事教导队受训。人们称那个地方是炼钢的炉子打铁的砧，三个月紧张的教导队生活使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。射击，枪响靶落；投弹，一扬手六十米开外。战术训练艰苦、劳累，使一般人头痛，却成了这位年青人专长的科目。练匍匐前进，他衣服磨破了，鞋帮的一半完全磨光了，两肘磨得血肉模糊，又结成了一块块硬硬的厚茧，凭着一股虎劲，他终于获得全队侧身匍匐冠军，被选进队里的战术示范班。在这位才十八岁的年轻战士身上，孩子的天真正在被军人的刚毅所代替，幼稚的大眼睛中开始闪烁着机警的光芒。营房前的凤凰树又绿了，火红的英雄花又缀满枝头，这时指导员面前的韦学锋已经是连队最年轻的班长。

指导员清楚地记得，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韦学锋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，庄严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。

指导员清楚地记得，当电台和报纸上传来越南当局一桩桩反华暴行时，韦学锋那愤怒的神情：他摇着钢枪，咬牙切齿地对全班说：“真咽不下这口恶气，卑鄙的侵略者，等着吧，迟早会让你们懂得中国人民不是好欺侮的！”

指导员还记得，在出征前的夜晚，这位年轻的班长因为本班未能担任尖刀班而怎样苦苦哀求他……

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，通信员打断

了指导员滔滔的思绪。上级命令四连立即出发，执行新的战斗任务。指导员心情沉重地来到队列前，对全连说：“韦学锋同志是一位英雄，是我们连队的骄傲，我们要向韦学锋学习，英勇杀敌，为烈士报仇！”向韦学锋学习的口号顿时成为鼓舞四连指战员的强大力量。

弹无虚发

韦学锋并没有死，敌人的子弹甚至连毫毛也没伤他一根。当敌人一个点射打在他脚下时，他故意把身体一抖，倒进一堆密密的灌木丛中，再没有动弹。这个方法果然把敌人迷惑了，敌人的枪声渐渐停下来，不一会，小山腿上完全恢复了平静。

多么醉人的平静呵！韦学锋仰卧在灌木丛中，眯起眼，望着瓦蓝瓦蓝的天空，几缕阳光透过灌木的枝叶照射在脸上，使人目眩，他干脆闭上了眼睛。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他的家乡——河南南部广阔的大平原。当布谷鸟叫了，麦子黄了，紧张的劳动休息时，他就常躺在金黄的麦秆上，望着明净的蓝天，轻轻地唱着：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……”他又想起在那遥远家乡的一位姑娘——他少年时代的朋友。不久前，当他告诉她就要上战场了，随时准备把生命献给祖国时，姑娘的回信中除了慷慨激昂的鼓励，还抢先对他捧出一颗热烈而忠诚的心……

多么幸福美好的回忆，使人陶醉，使人希望，使人追求。韦学锋此刻正沉浸在这种幸福的感情中。就这样静静地过了一刻钟。突然，韦学锋感觉左手背一阵刺痛，一看，一只大黑蚂蚁正撅高尖尖的屁股，使劲咬他呢。他厌恶的把手背往枪托上一擦，小蚂蚁顿时消失了。这一咬，使他回到了现实中。

周围还是死一般的寂静，蓝天还是那样迷人，韦学锋望向不远的山坡，小高静静的安眠在那里。他也爱蓝天，他也爱生活，现在他把爱——连同年轻的生命一起献给了祖

国。而我还活着，我为什么还活着？！痛苦又开始噬噬着韦学锋的心，活着的意义刹那间在他心中只凝缩成两个字：“报仇！”他轻轻地拨开灌木丛，向对面山上观察，看见一个敌人背着伤员正走向隐蔽部，他慢慢伸出枪，“砰砰”两响，那两个敌人便一齐滚下山去。敌人一时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几个掩体中的敌人一起探出身来张望，“砰！”又是一声响，一个敌人身子搭在掩体上不动了，其余敌人慌忙缩回去。这个办法灵，韦学锋心里一乐。几天的战场观察使他懂得在山地丛林作战，只要隐蔽得好，打单发，对方很难发现你的射击位置。不一会，又有两个敌人扛着弹药从山后爬上来，韦学锋瞄准一枪，前面那个双手向天上一伸，往后转了个圈，一个狗啃屎栽倒在山坡上。后面那个扔下弹药就跑，韦学锋一个点射打过去，那家伙也再没有从地上爬起来。

在打第五个敌人时，韦学锋终于被敌人发现了，当第一梭子弹向他打来，他就知道这毫无掩体的灌木丛待不得了，于是猛地冲出去，象机灵的小鹿一样向山下飞跑，等敌人的子弹追到他时，他已经来到了山脚的公路旁。这位战术示范班的班长打量了一下地形，立即选中了一块藏身的好地方。这是路右侧断崖间的一个凹部，面前是公路和一片开阔的稻田地，身后有一溜两米高矮的断崖，凹部的左右两侧有两个豁口，使底下的人很容易看到崖上的情况。韦学锋一下闪进凹部，心里踏实多了，心想，这下再不怕四面挨打，越南侵略者，现在你们就等着挨揍吧！他不理会周围松一阵紧一阵的枪声，顺着紧挨断崖的水冲沟垒起一道小小的掩体，然后检查了一下弹药，子弹还够压满四个弹匣，四个手榴弹一个都没有用呢。他揣了一个手榴弹到怀里，准备最后关头用，把其余三枚拧开盖子一一摆在面前，寻思道：有这堆“干粮”，够敌人啃一阵子了。做完这一切战斗准备，他也感觉有些饿了，便把背囊解下